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七十三回 如是園賞花詩社 介壽堂應命當家

話說平兒正同珍珠說玩話，見聽差瘦子來請，說：「老太太請璉二太太去坐席，寶姑奶奶、探姑奶奶、珍姑娘同他們的姑娘、奶奶們在藏春塢賞花，兩處都在候著呢。」平兒對寶釵道：「咱們去罷，別叫人等的著急。」寶釵點頭，同著珍珠、探春、惜春拉了芙蓉走如是園，看那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。正是：雨洗杏花紅欲盡，日烘楊柳綠初深。寶釵來到藏春塢門口，命瘦子們跟著璉二太太往介壽堂去。他們姐妹幾個走進藏春塢，見掌珠、修雲、秋瑞、芳芸、紫簫、汝湘、九如、夢玉都在院子裡撿地下落花，兜滿衣襟。秋瑞見他們進來，笑道：「快些來助助咱們春色。」探春問道：「你們撿這落花要他何用？」芳芸笑道：「咱們商量，將落花鋪地，藉花而飲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這些人倒還不俗，咱們也幫著撿點殘英，成此雅集。」同著珍珠姐妹分頭去撿。不多一會，眾人將花鋪滿一庭。真是萬紫千紅，爛若碎錦。秋瑞命媳婦們取兩張矮桌，擺列花上，四圍俱用藤心短杌，姐妹序齒而坐。夢玉笑道：「去年給芳姐姐做生日，若是鋪滿落花，再有寶姐們在坐，更是古今的美事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你們去年那樣勝會，可惜無詩，真是缺典。」珍珠道：「今日如此雅集，再無吟詠，定為花神所笑。」眾人喜極道：「珍姐姐說的甚是。」汝湘道：「咱們擬出題目以便分韻。」夢玉忙吩咐取筆硯。寶釵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，不知還可使得？」九如道：「寶姐姐必有高論，咱們再無不遵之理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說，不用另尋題目，今日難得群賢畢集，真是勝會難逢，再不可錯過。咱們不拘體，不限韻，隨其興致，有此良辰，對此美景，盡一日之長，各人吟就，彼此斟酌，作為一集。今日是老太太命咱們賞花飲酒，等我寫幾句小啟，將去年你們那晚相敘諸人都去邀來，吟詩者吟詩，飲酒者飲酒，各隨其便，豈不是人世上的一件大樂事！」夢玉不等說完，大嚷道：「好極！妙極！快些寫起來！」姑娘們研墨拂紙，寶釵一揮而就。啟曰：春光明媚，花影闌珊。追勝會以非遙，溯良辰其在望。落英布地，步移何藉金蓮；細草成茵，手掇奚勝翠羽。晴禽百轉，窺簾隱欲呼人；風篴千竿，隔苑齊將掃徑。春晴春感，嗟偶影以何為；妙事妙人，況同心其不遠。歌茹蘆，蓋雲室邇；詠唐棣，豈不爾思。盍我簪朋，蔚為香國。勿等浮生於夢蝶，虛擲芳朝；欲回迅景於隙駒，還尋樂事。勿蘭贈芍，曳綰帶以同行；弄月吟風，御飄輪而戾止。資賞心於談笑，非竹非絲；佇飛翰於池亭，一觴一詠。衣飄飄兮至矣，佩珊珊兮來耶。謹立下風，敬承芳躅。倘若同聲相應，重開曲水之游。

如其後至貽譏，定從金谷之罰。各攜仙侶，咸集嘉筵。謹啟。

秋瑞姐妹極口大贊，就著人去各處知會眾姐妹，一面飲酒賦詩，執筆吟哦不已。不多一會，各堂姑娘陸續而來，坐滿一庭。正是花香人影，月窟瑤台。蘭生笑道：「咱們既不作詩，靜坐飲酒，有個什麼味兒，也得想個法兒，助助他們詩興。」三多道：

「咱們行令有亂詩壇，也得做些雅事才好。」長生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水嬉賭酒。」雁書問：「是怎麼水嬉？」長生道：「不拘什麼小草枝兒葉兒，各人丟在池子裡，水面上看他的影兒像個什麼，不成形的罰酒。」五福笑道：「等我先去試試。」說著，向山子石下掐的一瓣指甲花的葉兒丟下池去。眾人見那影兒被水光晃著，很像一個小魚飄來蕩去。五福道：「我算贏了，誰該吃酒？」金鳳道：「長姑娘這是個什麼令呢？眾人的都像了樣兒，找著誰去罰酒？倒不如咱們來投壺，就在這花地上，又有趣又熱鬧，又有酒。」蘭生道：「金妹妹說的是，咱們投壺罷。」命丫頭們將壺擺設席前，彼此分矢分投，各顯手法。夢玉、寶釵、秋瑞詩已脫稿，也來投壺。看那些姑娘們輸酒甚多，你推我讓。夢玉道：「你們且飲完罰酒，再來看我投個背插花，顯顯手段。」將一枝箭向背後投了過去。誰知手勢過猛，那枝箭直飛到珍珠懷裡落了下來。眾人大笑。寶釵道：

「這才真是背插花，還虧沒有將花插破，真是投壺的好手。」夢玉自覺好笑，說道：「罰我一大杯，飲乾再投。」姑娘們彼此爭奪，笑聲盈耳。接著賦詩人陸續脫稿，也來投壺，真是飲酒樂甚。寶釵道：「今日海妹妹雖不在坐，也曾拈韻作詩。咱們此會，不減右軍蘭亭，不可無序，方成勝會。但非老秋大筆，不可以傳千古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寶公大匠在前，我何敢弄斧！」修雲道：「王子安不辭《滕王閣賦》，千古傳為佳語。秋老素有才名，何必過謙乃爾。」寶釵道：「修妹之言甚是，你算代我，如何？」秋瑞笑道：「即承寵命，敢不搜索枯腸，以博諸公一笑。」芳芸拂紙，珍珠研墨，寶釵捧硯，紫簫執壺。

九如笑道：「老秋今日不亞沉香亭賦清平調的風景。」秋瑞笑道：「你們竟去游月宮，讓我老李在此作序。」寶釵吩咐丫頭們在此伺候斟酒。各去遊玩一會，每人謄出詩稿。海珠亦將詩稿送來。寶釵命對著牡丹台，設一張長香幾，將各人詩稿挨次鋪列幾上，同探春們一班詩友看第一卷是海珠的七律二首：

三春齊上鬱金堂，釵鳳含珠十二行。
拾翠錦茵聯勝侶，遺鈿香鏡惜餘芳。
臨池小立窺明鏡，貼地纖腰映折楊。
行樂乘時揮藻繪，遲遲花影畫方長。

其二

曲江天氣幾回新，留得韶光澹蕩春。
碧草自牽無定夢，流鶯低喚有心人。
未嫌羅襪塵生步，不惜瓊筵酒入唇。
芍藥檻邊私語罷，可兒連袂拜花神。

第二卷是掌珠的七絕四首：

鵲鏡台邊點絳唇，莫教春入翠眉顰。
牡丹花下群芳會，認取多情夢裡身。

其二花梢低拂翠雲翹，周昉屏風不待描。

二八蟬娟誰得似，歌殘一曲帶人嬌。

其三

小樣鸞箋制薛濤，離離花韻入揮毫。
羲之獨擅蘭亭序，得自夫人筆法高。

其四

名園如錦織鶯梭，百轉間關好語多。
蘇蕙回文留逸韻，編成齊付雪兒歌。

第三卷芳芸長歌一首：

園林春晚倚春風，翩翩伯勞飛向東。
禊游回首無多日，花雨連天一片紅。
行逢落花自歎息，故園姐妹心相憶。
紫蘭拂徑轉風光，紅藥當階炫顏色。
牆東牆西無限春，相逐相隨有麗人。
同來金谷張新宴，共看蜚英舞錦茵。
碧瓊為水迴環曲，濕翠為天剪新竹。

荷葉凌波小更圓，鶯雛拍岸往還復。
景物當前樂且康，低徊儀態盈方塘。
蕉心已逐春雲展，柳線渾如春日長。
長長柳線同心帶，彩纈雙雙結芳佩。
歌聲盡日轉玲瓏，舞袖臨風紛向背。
蛾眉草長綠娟娟，鬥草尋芳惜妙年。
燕剪斜交苔錦畔，蝶團飛滿鬢雲邊。
一線韶光眼兒媚，逡巡酒醉還心醉。
輕將紈扇撲殘暉，呢語憑肩連戲袂。
一聲百舌隔花啼，子規何用催人歸。
數盡繁星待遲月，如弦應照鳳樓西。

修雲笑道：「寶姐姐才念三個人的詩，倒飲了幾大杯酒，等著卷子看完，定要玉山醉倒花陰矣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是未向鬆根埋病骨，且尋花底醉春風。況念此佳句，豈可無酒！」

看第四卷是紫簫的五律二章：

群芳滿後庭，佳勝續蘭亭。
香閣分姚魏，蓉城並尹邢。
日臨花影動，春在柳梢青。
行樂銷長晝，回波漾晚星。

其二

春暖送春寒，春衫杏子單。
晴林香簌簌，曲徑步珊珊。
分韻齊揜袖，揮毫共倚闌。
不辭今夕醉，相並坐團欒。

第五卷是九如的七絕八首：

海棠春睡正朦朧，蝴蝶翩翩入夢中。
一段韶光憐腕晚，自裁新句寫天工。

其二

三月春光似酒濃，教人心醉此相逢。
鞦韆庭院同芳侶，多少眉彎列遠峰。

其三

蘭亭繭紙已飄零，慧業今來許乞靈。
小字簪花遺格在，蠟箋重寫女兒青。

其四

泠泠流水韻琴音，花外交飛翡翠禽。
三徑自饒泉石致，錯將人認是山陰。

其五

縹渺雲端十二樓，鸞環池畔百花洲。
玉人度曲聲聲慢，多恐鶯將巧語偷。

其六

游絲百尺買垂楊，繫住斜暉晝景長。
同伴分吟低唱罷，背人閒數紫鴛鴦。

其七

日落人吹碧玉簫，畫屏銀燭夜迢迢。
一痕殘月如新月，倒影紅樓上紫霄。

其八

畫壁題來手八叉，舞回紅袖拂燈花。
蘭臺解賦巫山夢，空負東鄰處子家。

芳芸道：「九如結句頗有深致。且看第六卷，惜姑娘的這首五古。」

逶迤入園林，迢遞穿樓閣。

花鳥自多情，春風宛如昨。

垂開曲水筵，來踐流觴約。

素腕弄清波，芳心贈紅藥。

蝶巧避鶯捎，泥新供燕掠。

感物各徘徊，同人恣歡謔。

吹徹玉參差，揮餘金鑿落。

佳會惜良辰，月上鞦韆索。

九如們見第七卷是珍珠的一章七言古詩：

我從東海飛黃塵，幻作人世傷春人。

當年翻身入海藏，眼見龍窟羅奇珍。

驪珠照水大於月，珊瑚碧樹相交春。

今日重來春似海，麗人攜手連紅巾。

東風宛委吹綠蘋，三春林薄花如新。

有時飛英拂襟袖，隨風飄去依華茵。

鴛鴦七十成行列，游蜂戲蝶皆相親。

芳園袂褰迫勝事，莫教岑寂孤良辰。

不用展布分主賓，流觴曲水臨前津。

琥珀光濃映絳唇，凌波微步同逡巡。

古來情人作情語，或是洛女巫山神。

今日之樂無比倫，酒酣弄影迷前身。

公孫劍器渾脫舞，不辨當時幻與真。

寶釵笑道：「珍丫頭將龍宮的寶貝都搬了出來，怨不得咱們趕不上你，將來再上天去逛逛，就是李青蓮『黃河之水天上來』，也敵不過你的海話。」眾人大笑。珍珠笑道：「請教你的佳作。」寶釵道：「我那狗尾自要續貂。且看第八卷，玉大爺的五律一首。」

曲水重開宴，相將樂未央。

芳園隨興到，春日似情長。

婪尾分梨餠，同心訂羽觴。

幾番風信好，吹遍百花香。

寶釵點頭道：「詩以道性情，不失為夢玉之作。」第九卷是汝湘的新樂府十首。悉按三月上巳前後時景，六朝唐宋故事，分為十首，用梁昭明太子新樂體：

袞襖曲

鸞環曲沼青瑤軟，春日春風相腕晚，流水流光隨步遠。隨步遠，逐回波，樂逍遙，抗清歌。

彩蘭曲

蘭葉參差臨水照，蘭花娟秀迎風笑，紉得蘭芳作光耀。作光耀，寄所思，莫相忘，新相知。

鬥草詞

私拜花神花露早，芍藥辛夷誤顛倒，百寶欄邊鬥百草。鬥百草，天氣清，隔花叢，聞笑聲。

撲蝶詞

西園梨花還杏花，紅芳素萼相交加，紈扇隨風撲鳳車。撲鳳車，憐鳳子，送將歸，春夢裡。

鬥雞樂

生憎啾啾汝南雞，未明枕畔催人啼，今晨試鬥雙陣齊。雙陣齊，摧錦翼，訴衷情，破胸臆。

打球樂

白玉堂前舞而旋，窄袖短襟交燕剪，角打圓球歌宛轉。歌宛轉，月團團，願常圓，結君歡。

流羽觴

子夜歌殘春白晝，半醉參軍戲蠻語，列坐流觴傳素羽。傳素羽，締同心，雙鴛鴦，並浮沉。

分柳圈

細柳團圈如月滿，月暈圓時常不缺，係得青春無斷絕。無斷絕，各追隨，悄無言，當寄誰？

錢龍宴

雲錦齊開步障重，連環金錯聲玲瓏，紅絲百尺結錢龍。結錢龍，買春日，無價春，莫相失。

祈蠶市

碗髻環花向蠶市，祈神私語燒銀紙，簇簇蠶筐養蠶子。養蠶子，暮春時，安鸞鏡，鬥蛾眉。

寶釵笑道：「我今兒念完這些詩，舌尖上一定要長蓮花。」芳芸道：「寶姐姐口裡噙著僻穢珠，故此聞不出味兒。」修雲道：「我一會煎梅花香雪，給寶姐姐漱口。」掌珠道：「我那裡還有去年的荷露，與梅雪同一樣香潔。」寶釵點頭道：

「咱們再看第十卷，探姑娘的短歌。」

月缺不恒滿，春去無重返。寄語少年人，同心惜春晚。落日瓊台急簫管，行樂青春莫遲緩。莫遲緩，來相伴，君不見，傷春人，歌自短。

夢玉同珍珠們歎道：「探姐姐不多幾句詞，短而味長，令人不忍多讀。第十一卷秋瑞的五律，定有新句。」

我愛春光好，聯翩逐步來。

尋芳游共約，修禊宴重開。

柳折黃金縷，花明錦繡堆。

慇懃傾綠蟻，曲水泛瑤杯。

我愛春光好，芳林似畫圖。

幾筵鋪玳瑁，七尺碎珊瑚。

字織回文錦，歌傳一斛珠。

當前通燕婉，何處覓羅敷。

我愛春光好，瑤池小隊仙。

碧桃花下醉，紅杏日中妍。

欣賞何時足，韶華不論錢。

一齊歌白晝，垂手可人憐。

我愛春光好，樓台帶晚霞。

衣香流曲水，人影隔重紗。

棋打鴛鴦譜，階聯姊妹花。

碧簫檀板外，知是莫愁家。

眾人甚為贊服。紫簫道：「咱們公念寶姐姐的佳作。」見是五絕四章，仿樂府《清商曲》：

其一

新荷初出水，葉短不盈手。

寧知舊根莖，下有同心藕。

其二

當面怨春風，背面尋花片。

落花辭故枝，何時復相見？

其三

曲池流羽觴，似我九迴腸。

愁心對春水，畢竟是誰長？

其四

春風年復年，春日催嬋娟。

去歲花自落，今歲花還鮮。

眾人歎道：「咱們說了多少，總不如這幾句無限深情。真堪壓倒元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且不用謬贊，大家吃點兒東西，等老秋脫稿，咱們用完飯，漱漱口，再請教他的好序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吩咐點上風燈。此時秋瑞亦已脫稿，同著眾人飲酒，又行

了一會雅令，彼此用飯，漱口淨手。珍珠道：「古人說春色惱人，咱們今日很得春光之助。」芳芸道：「今日之樂不減去年，只少了荷盤彩露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橫豎今年多添了寶姐姐們這些良友，將來取彩荷露，亦當擊鉢賦詩，更為盛典。」汝湘道：「日前聽見怡安堂太太回老太太，要請寶姐姐同探姐姐管理怡安堂總務。老太太聽說喜歡之至，說道：

『這一磨兒來了，再不放他們回去。』」夢玉大樂，說道：「老太太真是一位救命天尊，不但今年不放回去，從此永遠總不許回去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承老太太的恩典，同諸位知己錯愛，除珍珠姑娘一人外可以終身相守，其餘想來總不能遵命。」夢玉聽見，忽忽如有所失，悵然久之，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我才知道，咱們姐妹原來不能久遠相聚，早知如此，何必生我夢玉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咱們在此說話，姑娘們在滿院子裡笑聲盈耳，比咱們還樂。」九如道：「他們在黑地裡摸花草，看名樣，多者為勝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咱們也去熱鬧，看誰最為第一。」大家都說：「甚是。」一齊俱向山子前後，你爭我搶，笑不絕口。藏春塢這個花園處處皆人，正在尋花覓草，聽見荊姨娘同著璉二奶奶進來問道：「怎麼你們在黑影子裡竄來跳去，乾些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咱們在這兒鬥花取勝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們真會取樂，連晚安也不去請，真是野事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的，咱們忘了這件大事！快些上去，再別耽擱。」眾人都到花廳，各將花草堆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咱們去了回來算帳。」說著，一大群飛跳而去。平兒問丫頭道：「姑娘們做的詩在那兒？取來我看。」丫頭們趕忙送上。平兒同姨娘們接著細細吟哦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寶釵們走出如是園，一路說笑，已來介壽堂。此時各位夫人、太太都還未散。吉祥上去回請晚安。祝母笑道：「來的正好。」寶釵們一齊上來，祝母吩咐不必請安。姐妹們分兩旁侍立。祝母對王夫人道：「你二妹妹管理怡安堂總務，十幾年來辛勤勞苦，克盡婦道。近來勤勞致病，難以支持。你二兄弟也對我說過幾次，因想不出一個才品兼優、表率有方之人，代為總理事務，使他可以靜養。我因想著去年寶姑娘、探姑娘總理喪事井井有條，內外悅服。我原要留著他兩個在此，因是頭一磨兒回家過年，珍姑娘又是兩世重生，不可不讓他們回去上墳祭祀，會會親戚。如今諸事完結，再無別的推卻，我要求大姐姐准我這個情兒。我請寶姑娘、探姑娘兩個管理怡安堂總務，將來就是要回金陵走走，一去一留，彼此可以更換，兩邊俱有益無礙，不知大姐姐可肯賞我這個臉兒？」王夫人連忙站起說道：「老太太既是這樣吩咐，姪媳敢不遵命！」叫寶釵、探春過來拜謝。祝母大喜。柏夫人、桂夫人、竺、鞠兩太太無不歡喜之至。祝母道：「咱們是明日上墳，兩個姑娘就是明日接手辦事。」桂夫人答應道：「老太太明日要出門辛苦，今日請早些安寢。」祝母點頭。王夫人同竺、鞠兩太太先辭出去。

柏夫人們伺候著老太太吃過參湯、丸藥，解衣安寢，放下炕幔。

值宿姑娘、嫂子們俱已齊集。吩咐已畢，領著夢玉一班散了下來。王夫人帶著彩鳳，同幾個姑娘們住在梅秋琴常住的介壽堂西屋內，裡面有三間套房，兩間廂房，王夫人住著十分寬綽適意。寶釵、探春住在修雲的瓶花閣。珍珠同惜春在安和堂。平兒住在石夫人處。此時柏夫人們散了出來，又到王夫人西屋裡略說了一兩句話，相別而去。寶釵、珍珠、夢玉、眾姐妹俱請過晚安，伺候安寢。王夫人知道他們還有兩三處都要走到，不便久留說話，吩咐他們散罷。眾人答應下來，趕著先往承瑛堂去，那些提燈、手照亮如白晝。剛到承瑛堂院門口，有聽事嫂子說道：「三太太已經安寢，吩咐大爺、奶奶、姑娘們不必上去請安。」芳芸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同紫丫頭也不用上去，同你們到安和堂，再回來睡覺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一群人回身又走，剛過介壽堂院門，遇著一人，面前一對白紗小圓燈，前後又是玻璃手照，款款而來。眾人瞧見大喜。不知那來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